

汶川，刻骨铭心

——本报七位记者的灾区记忆

编者按

今天是汶川地震整整一个月的日子，大灾难中，记者们以自己的天职，冒着生命危险，深入灾区采访，及时将灾区的真实情况传递回来。他们用最快的速度，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古老而又新生的民族，万众一心，共赴国难！他们用最人性的方式，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国家的坚韧与大爱！

这些采访者的身影中，就有本报的7位记者。

一份帮助，乘以13亿就能帮灾区渡过难关；一份关爱，乘以13亿就会变成爱的海洋；一份信心，乘以13亿就是中国人的脊梁！

在今天这个日子里，我们也想用本报7位记者的灾区记忆，向灾区的遇难者表示哀悼，向不屈的人民和祖国表示敬意和祝福。

一次心灵的洗礼

本报记者 李英挺

坍塌的五(一)班教室中幸存的两位女同学都已经奄奄一息，但还没忘记相互鼓励要坚强地挺下去。当问起其中一位女同学的名字时，她坚强地回答：我叫何亚军，这次出去后，我就改名为冠军，因为我是最棒的。

当救援人员将水递给11岁的何亚军时，她又不断

从抗震救灾前线采访归来，总有人会问起：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的回答总是三句话：灾难超乎我们想象；我们的人民了不起，特别是灾区人民了不起；我们的军队了不起。

5月17日至26日，记者受报社派遣，深入地震重灾区四川省汶川县、都江堰市、安县、绵阳市等地采访。亲临现场，才真正发现，此次地震造成的灾难，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一座座原本熟悉的城市，完全成了一片片废墟；一座座巨大的山头，轰然倒塌；一些山谷里的村庄，被全部掩埋……

真正让记者感叹的是，在如此巨大的灾难面前，灾区人民没有倒下！

在安县桑枣镇的一个安置点上，一位失去丈夫的妇女向记者讲述起灾难的情况，语气坚定地告诉记者：“我们会挺过去的！”由于巨大的山体垮塌，这个村的37个青壮年男子全部被埋，其中一个小组只有一个家庭还算完整。

了不起的军队人民

本报记者 邱大军

在安县晓坝镇齐心村，记者随我省青年医疗防疫志愿服务队前去援助时，看到80多岁的老阿婆杨秀还在抢救河谷中成熟的豌豆。阿婆在地震中被飞石砸伤了手臂。当记者责怪她的家人为什么不让她阿婆休息时，阿婆对我说：“有那么多人来帮助我们，我们也不能等啊！”

记者在都江堰市我省消防救援队营地采访时，还遇到了一位一直跟随救援队服务的汶川县漩口镇灾民，他叫赵贵林，平时和妻子在都江堰打工，地震那天他正好在漩口的老家。地震发生后，赵贵林

生命的重新审视

本报记者 黄晓华

在四川灾区奔波了整整10天，10天虽然短暂，但这是一次极其特殊的采访经历，也必将是终生难忘的人生经历。

灾区之行，让我重新审视“生命”这两个字的含义。

在都江堰市采访中，见到了聚源中学初三(6)班的学生刘红棋。地震中，他班上65名学学生有40位遇难。地震那天，他幸运地从楼梯冲了下来。走到操场时，回头看教学楼已坍塌，灰蒙蒙一片。第二天，他回到学校，看到的是操场上排排同学的尸体，吓得双腿发抖。

刘红棋告诉我，从那以后，他感觉自己记忆衰

退，很多以前的事情都想不起来了。但他并没有为此感到悲伤，他说，“记忆可以慢慢恢复，重要的是我还活着。”

“我还活着。”这简单的四个字，当时给我一种强烈的震撼。地震的发生让多少孩子失去了父母，又让多少父母失去了儿女。因为地震，许多白发人送黑发人，因为地震，许多子女欲养而亲不待。在大灾难面前，人的生命竟然是如此的脆弱。在生者和死者之间，在幸运的人和不幸的人之间，横亘的仅仅是一场偶然的地震或者其它的灾难。

经历灾难，我们发现，生命的价值如此可贵，它并不会因为所附加的诸如身份、地位、贫富这些额外的条件而有所区别。在生命面前，金钱的吸引，名利的诱惑，都显得苍白与空洞。和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相比，什么都是微不足道、不足挂齿的。

灾区之行，让我更加懂得“珍惜”这两个字的意义。

方便面、火腿肠、面包、榨菜，这是到四川灾区采访过程中，我们最常用的食谱。来不及准备食品，也不

感受真爱的力量

本报记者 王凯

晚，前往灾区一线的路不好走，随时都有再次塌方的危险。我们只好在这里休息一晚，明早再出发与医疗队会合。

躺在迷彩帐篷里，一直紧张的心才放松下来。可是，怎么也睡不着。由于这里的供电、通信、交通、食宿都得不到保障，如何能第一时间把前方的报道传回去，心里真是没有底。正在犯愁，突然身下一阵晃动。还没回过神，旁边的一位战士说，没事，这是余震，这些天经常有。

迷迷糊糊中，听到了巨大的雷声，随后狂风大作，吹得帐篷呼呼作响，紧接着就是噼里啪啦的雨

一，死亡人数居各地之首，北川老城区80%、新城区60%以上建筑垮塌。

从救援队营地到县城采访需要徒步1个多小时，临近县城一段被当地人称为“三道拐”的地方，记者看到，公路像被人扯住两头生生折断了，完全扭曲变形成了“麻花”，与原来水平位置高低错位四五米。往县城方向，大大小小的滑坡塌方覆盖了整条公路，七八米高的巨石堆阻断了行进路线，救援者和逃生者只能在巨石中爬行，而且随时会有再次滑坡塌方的可能。

走进北川老县城。眼前一片废墟，随处可以看到残缺不全的尸体，幸存者焦虑地寻找埋在瓦砾、断梁下的亲人，有的则抱着被褥急切地等着救援人

担心村子里的人断根，于是决定一个人徒步走出来。第二天，赵贵林跟着邻居来到救援队消防官兵驻地旁的一个木材加工厂厂房内避难，从此就义务当起了消防官兵的向导和专职司机。记者问起他时，他说：“我们帮他们就是在帮我们自己。”

从汶川县百花乡徒步前往漩口镇途经百花乡小麻村时，一个红衣小女孩在窝棚中学习的场景，让记者久久难忘。小女孩名叫杨薇，今年14岁，是映秀中学初一的学生。窝棚后面，她的父亲已开始清理废墟。她说，她最希望的是能早一点到学校上学。

在前线，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灾区人民的坚强，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希望！

经历过前线抢险救援的人，很难不对我们的军队和每一个士兵充满敬意。

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几乎都在崇山峻岭之中。由于灾情的巨大，抢险救援的难度更是超乎想象。

员到来，整个县城内的楼房几乎无一完整，大部分被夷为平地，一片狼藉，几处废墟还冒着浓浓的黑烟，被砸毁的汽车随处可见。这样的场景，以前只在电影里见过。而当这一切活生生地出现在面前。

5月13日，由53名队员组成的海南首批赴四川地震灾区救援队从海口出发，这是我省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成立后实施的首次地震灾害紧急救援行动，也是跨地区的首次地震紧急救援行动。

当天12时30分，载着我省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的海航HU7991专机终于起飞了，目的地——四川双流机场。

此刻，我们在路上，我们已出发，我们心与灾区人民同在！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

第一批部队突击进入汶川时，根本无路可走。地震中崩塌的山体，又经一夜的暴雨冲刷浸泡，一脚去，淤泥深到大腿，每走一步都十分吃力，余震和暴雨引起的塌方飞石不时从头上飞过……每个战士都背负着重达三、四十公斤重的救援工具或药品，连续强行军数十个小时。山区的夜晚，气温下降到只有6至8摄氏度，战士们除了随身穿着的单衣单裤和雨衣，没有一件多余的衣服。道路不通，没有后勤补给，官兵们每天只有一瓶矿泉水、一包方便面维持生活，营地，是战士们就地取材从废墟中捡来破旧塑料布搭建的简易帐篷。连日的狂降暴雨，最后将简易帐篷也吹倒了。

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全体官兵没人叫苦，没人叫累，全力以赴展开救援。

从重灾区转移出来，八十岁的老父亲与记者说起这次灾难时无限感慨：“这么大的灾难，要不是军队，真不知道还要死多少人！”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

的同时，还在以实际行动回报关爱灾区的人民。

在汶川县水磨镇，一位老人刚领到救灾物资，就拿起一瓶矿泉水硬往我们怀里塞；走进老农家，遇到他们在吃饭，老乡执著地要拉我们一起用餐。在安县，跟随一位村支书在村中采访，他强行把我背上的包“抢”下，帮我背了一路；在成都，一位出租车司机在我们打电话时了解到我们要去灾区采访，悄悄地合上了打表器，到达时一分钱也不肯收；在绵阳，凌晨1时赶路途中，一辆警车把我们送到目的地……

无数次这样的经历，让我们在艰苦的采访中，一次次收获感动，一次次使疲劳和困难消失殆尽。

在四川灾区，我还多次遇到来自唐山的专业救援队和志愿者队伍。一位唐山志愿者对我说：“唐山大地震受过别人的帮助，现在四川受灾了，作为唐山人，我们应该出份力。”

付出就会有回报。我曾不止一次地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但如今，我坚信不疑。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

洋的妈妈抱着女儿生前的照片撕心裂肺地痛哭。一位父亲仔细地把女儿从小到大的奖状和喜报排了一地，他至今不相信女儿就这样离开了。在村里，乡亲们都羡慕这位父亲有一个好娃娃，而今，这一切都成为了泡影。

在震灾一线采访的这些日子里，我看到了太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惨景象，体会着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是多么的渺小与无助。同时，我也看到了太多大难无情人有情的感人故事，感受着人间真爱的力量。

在灾区的采访中，我有幸认识了瞒着爱人背着药品只身前往灾区的药店老总肖正贵，挂着“海南人爱心直通车”、“800万海南人民援助灾区亲人”的标语在灾区自费购买、运送救灾物资的某公司职员包庆友，年仅21岁开着奔驰车冒着生命危险转运受灾学生、花费数十万元为受灾群众购买药品、帐篷的成都女孩李卓。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

点。两天前，他听到逃出来的人说他家废墟下还有猪叫声，老人再也呆不住了，决定去给猪喂点食物和水，便从安县的黄土镇一路走到了擂鼓镇。“我养了两头猪，回去看看死了没，要是没死，给它们喂点水也好。”老人说地震发生后，他没有流泪。“哭也没用啊，既然没有死，就只能活下去。”地震过去了，这两头猪还能卖点钱，再把房子修起来，和孙子好好过日子。”我能明白，老人活下去不是为自己，他其实是在用自己的坚强，为仅存的亲人再支撑起一个家。

有消息说，北川城废墟上将建起地震博物馆，这是对北川幸存者的一种告慰。毕竟县城的废墟得以保留，这是北川上万名遇难者的集体纪念碑，幸存的北川人可以来这里祭奠亲人，而我们其他中国人可以来这里祭奠同胞，记住这份举国同悲的灾难。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

一盘盒饭。在轰隆隆的飞机引擎声中，躺在铺了凉席的跑道边上，队员们却都说睡得很香。

就这样，这支为琼粤桂三省区人民尤其是广大渔民所熟悉的、有着“南海神鹰”美誉之称的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B-7125救助机组屡建奇功，他们在救灾行动中发挥自身专业救助的优势，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打破救助困难纪录，架起了一条空中生命线。

两天后，因为还要赶往地震重灾区青川采访，我只好暂时告别了B-7125机组。虽然，最终我不能获得升飞机的机会，作为一个摄影记者来说，不能说没有遗憾。可每当看到B-7125救援直升飞机带着获救的受灾群众平安返回机场的救援记录上获救人天数每天都在增加，我略有些焦虑的心也平静了很多。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

次汶川特大地震的龙门山脉系上的九顶山。上午9点27分，山顶上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巨响。刹那间，尘烟四起，滚石阵阵，郁郁葱葱的山体中间立刻秃掉了一块，出现了一道狭长的白色“中间地带”。

当我们和同事宋国强走进汉旺的东方汽轮机厂，我们看到门口附近的建筑物似乎被一只巨大的手砸得粉碎。房屋被从中劈开，一半兀然挺立，另一半则已荡然无存，到处都是残垣断壁，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

面对灾害，灾区人民开始选择坚强，在东汽的门口，我们随处可见穿着“我爱China”、“中国加油、绵竹加油”等字样文化衫的志愿者，衣服前面的大红心特别醒目。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

本版照片由本报记者 王凯 宋国强 南国都市报记者 李小岗 摄



李英挺



邱大军



黄晓华



范南虹



王凯



吴亮



吴亮

北川城，我最深的痛

本报记者 范南虹

两次了，两次试图进入北川城，最终还是被拒于门外。

北川城，一个建制已有1443年的小城，一个承载着数万鲜活生命的小城，一个我还来不及到访的世外桃源，瞬间被毁！在多舛的五月，灾难齐向它奔去，地震、泥石流、堰塞湖……即使钢筋混凝土筑就的高大建筑物也轰然倒塌，何况血肉之躯！

还未被派去灾区采访前，我差不多每天流着泪看关于地震的报道，那些残垣断壁、废墟里仍在苦

5月30日晚，作为海南日报特派四川震区采访的第三批记者，我飞抵成都并连夜坐车赶到广汉，为的是希望第二天一早能够坐上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的B-7125救援飞机。

在“5·12”大地震发生后，导致灾区山体滑坡非常严重，很多通往地震灾区的道路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这同时也给陆地救援工作带来重重困难。在众多救援力量中，直升飞机中救援表现突出。而作为一名已与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有过几年采访经历的摄影记者，我非常渴望能登上救援飞机，去拍摄记录机组执行救援任务的一幕幕珍贵而难得的场景。

可没想，我的想法破灭了。“多上去一个人，就有可能少救一个生命，”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党委书记张鹏告诉记者，此次他

四川的感恩与坚强

本报记者 吴亮

泪水、伤痛、余震、泥石流、疫病，这是接到赴四川灾区采访的任务后，我的头脑中反复游走的几个词语。

6月3日，我坐火车从成都往德阳方向赶，一路上，勤劳的四川人民正在忙着收割和插秧，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里仿佛看不见地震的身影，群众快乐的表情好像灾难离他们似乎很遥远，只是天空中不时飞过隆隆的直升飞机还在提醒着我，这里不久才刚刚发生一场巨大的灾难。

从德阳火车站下车后，我又坐上了一辆川

苦坚持的生命以及争分夺秒的救人场面，强烈震撼着我，而北川的灾情尤其惨烈：上万生命陨落，数万人痛失家园！

在绵阳市九洲体育馆，我偶遇一对羌族夫妻，至今难忘。地震时，丈夫贾革全在四川省江油市打工，劫后余生的他向北川狂奔去，那里有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女儿。“一路看到都是逃命的人，他们告诉我北川全完了，死人很多。”回头那场灾难，贾革全已是一脸平静。“通讯断了，路也断了。我和妻子联系不上。当时，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她们了。”5月13日下午，贾革全历经千难万险步行到北川县擂鼓镇时，在奔逃的人群中突然看见了妻子和两个孩子。“慌乱的人群中，四个人抱在了一起痛哭失声。”贾革全说，失而复得的团聚，让他再也不会离开亲人去外面闯荡。经历这场生死劫难，我相信贾革全和他妻子可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可更残忍的是，更多相爱的人在地震中失去了

采访为生命让道

本报记者 宋国强

们执行救援任务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绵竹、北川等重点灾区，这里平均海拔2000米左右，山势险要，地形复杂。地震灾区滑坡导致的烟尘、大山中常出现的浓雾，导致航路上能见度极差，加上时有出现的强气流等天气因素直接影响了救援飞机的飞行次数。因此，B-7125救援机组非常珍惜每一次飞行机会，在不超过额定载员数的前提下，尽可能的飞出去一次就多救些受困的受灾群众。

F25052的出租车，马不停蹄前往绵竹与海口特警会合。当得知我是海南日报的记者，从没有来过四川，开车的张师傅便热情地向我介绍起了绵竹的情况，“绵竹号称‘小成都’，是中国名酒到南春和中国四大年画——绵竹年画之乡，在这次‘5·12’特大地震灾害中，绵竹也是重灾区，受灾程度仅次于北川和汶川，尤其是大型企业东方汽轮机厂所在的汉旺镇损失惨重，元气大伤。”

不知不觉，出租车稳稳地停在了最终目的地——绵竹市城北中学，收费表上显示的数字是94.6元，当我拿出一百元递给张师傅时，张师傅说什么也不肯收下，他对我说，“海南人民有着大海般的胸怀，千里驰援我们灾区，我要是收了你的钱，这辈子都会良心不安的，这样吧，你给我50块吧，权当‘邮费’。”

顿时，一股暖流席卷了我的整个身心，对于潮水般的关爱，四川灾区群众是懂得感恩的，遭受过

“执子之手”和“与子偕老”的机会。他们永远失去了自己所爱的人所亲的人。北川城废墟下还有许多遇难者的遗体没有清理出来，他们依然牵绊着亲人的心，使幸存下来的北川人更无法割舍这块土地。然而，他们只能和我一样，停留在封锁线前。万般无奈之下，人们只好到封锁线一侧的山坡上踟蹰徘徊，再望一眼北川城，再看一眼废墟下的亲人。有一对青年男女，女的打着伞，男的手里提着香烛。默默伫立良久后，终于放弃进城的念头，在山坡上拣了块空地插上香烛点燃，双双跪下叩头。也许他们千里迢迢赶回家乡，却再也见不到亲人。我不敢也不忍心去问他们是拜祭哪位亲人。

痛失亲人，却仍要顽强地为幸存的亲人活下去。5月23日，我在前往北川的路上，遇到了70多岁的老人王光华。地震中，老人家里的房子全垮了，地震夺去了老伴、儿子、儿媳、孙媳妇的生命，只有在外当兵的孙子免于遇难，老人也被疏散到安置

见此情况，我还是心有不甘。就采取“泡”在机场，伺机争取上机的办法。在等候中，在机场见到的一幕幕感人场景令我很难忘：被困深山16天的受灾群众被机组救回见到机舱后与等候的家人相拥而泣，已是满脸疲惫的救助机组成员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获救者手捧锦旗，面向机组成员一次次地弯腰致谢；一位因伤无法说话的受灾群众，被人抬出机舱时努力伸出手向机组成员轻轻一挥，以示谢意；一位被困的老红军身着挂满军功章的旧式军服，在村里等待政府救援。他坚信，党和政府一定会来解救被困村民。当他被救回时，他曾服役过海军陆战队的救生员杨建辉敬了一个军礼……

救助行动争分夺秒。为此，机组成员每天都是早出晚归。为了节省时间，同时也保持随时待命的状态，机组人员的午饭、午休全在机场解决。午饭是

特大地震灾害的灾区人民，并没有心安理得地接受外界给与他们的支持，哪怕是微薄的帮助，他们都记在了心里。

绵竹市城北中学，是此次海口特警的驻扎地，我刚走进营区，崭新的帐篷散发出一股浓厚的超标甲醛味道，肚子立刻翻江倒海，忍不住跑到操场呕吐起来。我和随队的特警医生屈凯被安排在同一间帐篷。此时此刻，我才彻底明白了“冰火两重天”的含义。白天，帐篷里如同烧着一个大火炉，温度高达40多度，让人汗流浹背，坐卧不安，我发现，随身带的两块巧克力早已融化成巧克力水了；寒夜，在帐篷里即使抱着睡袋也会直打哆嗦，可恶的蚊虫也绝不会因低温停止对你发起攻击。

在灾区，如果没有到灾难现场，你根本无法体会灾难的真实。6月4日上午，我随着海口特警来到绵竹市汉旺镇的柏果村维护秩序。由于余震不断，在这里，我就亲历了一次塌方。柏果村的正前方，就是此